

密林里的战斗

MILINLI DE ZHANDOU

張 革 著



密林里的战斗

册

张 革 著

少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

內容提要

抗日战争时期，东北某地地下党組織派了一个同志，进山与抗日联軍联系工作。这位地下工作者，先和党的一个交通員——伐木場老工人取得联系，由这位老工人帶領他进山。为了摆脱特务的釘梢，老工人使用了許多巧妙的办法，迂回曲折地前进。后来，他們跟迷了路的特务偶然逢面了，老工人英勇地跟特务斗争，不幸受了重伤；而特务也终于被他們击毙。受了重伤的老工人，坚持把这位地下工作者带到了抗联队伍，自己則因伤重牺牲了。这位老工人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質，是我們学习的光輝榜样。

密林里的战斗

張 革 著

盛亮賢 徐 进繪图 朱延齡封面設計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3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文0130 (高)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2/3 字數21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61年7月第5次印刷 印數220,001—240,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2355

定价：(4) 0.12元



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事情了。

东北抗日联軍的一个支队，在一个夏季的夜里，真象老百姓講的“神兵”一样，解放了被日本鬼子侵占的一个县城。一百多个日本兵全都完蛋了；五十多个伪滿洲兵都乖乖地繳了枪。抗日联軍的队伍进城的时候，高唱着抗日軍歌，高喊着抗日口号，全城老百姓真是兴奋极了。到了半夜一点多鐘，很多人还不去睡觉，忙着給自己

的子弟兵燒水、做飯。抗聯的戰士在街上，或在老百姓的院子里一出現，就有很多人圍上來，拉着手問長問短。戰士們向他們親切地講解着抗日救國的道理。這一夜，全城象過什麼節日一樣熱鬧。

抗聯還砸開了日本鬼子的大倉庫，把里面的糧食、布匹、面粉、白糖……全都分給窮苦的老百姓。很多人從倉庫里向外搬運這些東西的時候，感動得流下了眼淚。

天大亮了，日本鬼子才從鄰近幾個縣調了三十多輛大汽車，載着增援部隊，怯生生地開來。可是抗聯隊伍早在他們未到之前，安然地轉移到離縣城二十多里的山里去了，而且有三十多個青年報名參加了抗聯隊伍，跟着他們一起走了。

鬼子的增援部隊撲了個空，明知道抗聯進了山，可不敢追。因為这里的山連着小興安嶺，敵人不熟山路，不敢輕易進犯。

後來敵人想出了一個毒辣的办法，他們調來重兵，把進山的要路都嚴密地封鎖了起來，重要的山口，還裝上了鐵絲網。他們企圖割斷抗聯和山外的聯系，使抗聯得不到糧食、食鹽、衣

服以及必需的用品，以为这样就能把抗联队伍冻死、餓死。

可是和人民血肉相連的抗联队伍，不是用鉄絲网封鎖得了的，他們对鬼子設在各个山口的据点，又接連地进行了几次襲击，打死了不少鬼子。

鬼子眼看封鎖的办法失敗了，于是又想出了另一个毒辣的办法。他們在几个主要山口開設了伐木場，招收了不少中国工人，还派了一些汉奸特务打到工人当中去；每个伐木場都安排下日本人做“組合长”，实际上是特务的小头目。这些伐木場都由日本軍隊里的特务机关直接指揮，一面監視抗联的活动，一面扩大伐木場，步步为营地向山里“蚕食”，最后想配合他們的武装力量把抗联消灭。

敌人妄想消灭我們的抗联队伍，我們必須予以反击，最后消灭敌人！这样就展开了复杂、尖銳的斗争。

这年初冬，地下党組織派我进山找抗联完成一項紧急任务。地下党的負責同志向我詳細地介紹了林区的情况，交代了联络的办法和接头的綫索。他还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，說这是

我們最可靠的老交通，在五号伐木場当工人，很有群众基础，找到他就保証能找到队伍。他又告訴我那里有自己人，可是敌人的特务也很多，要我見机行事，提高警惕，好好依靠那个老伐木工人，完成这项非常重要的任务。

出发以前，我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。組織給我弄到一張入山証和一張劳工証。我打扮成一个伐木工人的样子，并且向內行人学习了一些有关森林生活的知識。組織为了使我能迅速进山，减少不必要的麻煩，还特地准备了进山时需要的“礼品”。

出发这一天，一清早就下小雪。我肩上背个小行李卷，腰里別一把利斧，一步步向山口走去。远山和树林都披上了一层白雪，在迷茫的飄雪中显得格外标致。我一心盘算着怎样去对付把山口的鬼子，沒心欣賞这大自然的美景。

我走近山口，看見了山沟里那两座象坟丘子似的碉堡，不由得有点緊張；可是一想我脑袋上又沒貼記号，而且身边带着各种“証明”，还預备了过关的“礼品”，难道还騙不过愚蠢的敌人！我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，心也平靜了。

两个鬼子兵从碉堡里下来了，离很远就听

見他們推枪栓的声音。我赶忙高高举起証件，對他們喊道：

“証明的有。”

两个家伙也不答話，瞪着眼睛，端着刺刀向我奔来。一个家伙把刺刀对准我的胸口，另一个伸手把証件夺过去，翻来复去看得很仔細。这家伙看了半天，装腔作势地叫道：

“假的。你是坏人！”

他这么一喊，我心里倒有了底。因为証件确实是他們印发的，怎么能假？我断定他没有看出什么漏洞，不过想借机勒索点什么罢了。

这家伙伸手把我的斧子拔了下来，扔在雪地上。我故意哀求着說，我是好人。两个家伙虛張声势地喊了一陣，看样子要把我翻个里外淨。

我一想是时候了，連忙把“礼物”拿出来：两瓶酒一只熏鷄。我戏弄地晃动了一下說：“頂好！”

这两个家伙一見这些东西，口水立刻淌下来了，似乎什么事都好办了，枪也豎起来了，眼睛也不瞪了。他們同时伸手来抓。我递过一瓶酒去，从一个鬼子手中换回了証件；另一瓶递给原来端刺刀对着我胸口的鬼子，这家伙的凶

气早就沒有了，一边接酒一边还說：“好的，頂好！”

我把剩下的鷄往前一送，这两个鬼子就象餓狼一样，一人抓住一只鷄腿，用力一拉，熏鷄被撕成了两半。他們看看四外无人，各把半只鷄塞在嘴里大嚼起来。

我又戏謔地說：“慢慢吃頂好。”



我这一說，两个家伙反倒笑了。其中一个对我点点头說：“你的頂好！”看样子已經暗示我可以走了。

我趁势檢起斧子，慢步向山里走去。我心里禁不住暗笑，这就是“皇軍”的丑态之一！我走出很远，还听到他們两个那种粗野的笑罵声。就这样，我順利地渡过了这第一关。

进山以后，密密的灌木丛里，有一条人們走出来的羊腸小道，但已經被雪复盖住了。上山走，一步比一步高，路又很滑，我走十多步就得停下来平衡一下身体，辨別辨別方向，然后再走。山里靜得很，甚至雪花落在地上的响声都可以听見。有时从远处傳來一种不知是什么鳥的叫声，在山谷里回蕩，很难听，我估計这可能是猫头鷹，可是一只也沒看到。

別人告訴过我，从山口到伐木場不过十多里路；可是我走了大約两个小时，还没走到。天色阴暗，再加山里树木遮天，四周显得更黑。这时我开始有些发慌：如果迷失了路可怎么办？

我正一边走一边沉思着，忽然隱約听到从身后傳來踏在雪地上的脚步声，我心里頓時一喜；回头一看，有个人悄悄地向山上走来。他見

我回头看他，迟疑了一下，象是在考虑繼續走呢，还是停下来不走。可是他还是决定向上走来。

这时我又高兴又耽心。高兴的是遇上了个人，不至于迷路了。耽心的是这伙伴是个啥样的人呢？不过我还是决定停下来等他。

等我能看清这人的面孔的时候，产生了一种說不出的厌恶。三十多岁的人，下頰尖尖的，两腮沒有一点肉，特别是那两只耗子样的眼睛，露出狡猾、奸險的目光。

这家伙象在故意掩飾他的特征，若无其事地，連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想越过我向前走。

这时我不得不压制一下心里的厌恶，問道：“借光，上五号伐木場走哪条道？”

这人一听我向他問路，才趁机瞧了我一眼，帶着几分神秘笑了，嘴里齧出两只金牙：“怎么剛进山就迷路了？”

这話是有意的呢，还是无意的呢？我一面盘算着，一面点着头。

他又看了我一眼。

我想起地下党領導同志的嘱咐，立刻警惕起来，我主动向他解釋，我是新上山的工人。

他开始在我前面走，走不多远，就和我并肩走起来了。他問我多大岁数，家在哪儿，过去是做什么的。我想，好啊，盘問起我来了。这倒是一次練習的好机会，我就把早已編好的履历向他背誦了一遍。

“你到五号投奔誰呀？”他象很关心似地問我。

“找我舅舅。”我冷冷地回答。

“你舅舅叫啥？”他又追問了一句。

“李福順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你認識他嗎？”我爭取主动，反問了他一句。

这家伙吞吞吐吐地說：“不認識……听說过……”

我一看他这支支吾吾的样子，又追問道：“你是哪个場的呀？”

“我是……我是六号場的……”

“你是砍木头的嗎？”

“我……也砍……是砍木头的。”

我一看这小子被我問得这样狠狠，就对他怀疑起来，我判断这家伙一定不是个好东西。我

也存着戒心地沉默起来。

不一会我們走到一个岔路口，这小子象是放下了重担子一样轻松，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这回好了，你一直朝这条路走就到五号了。我走这条！”

我说：“多谢，多谢。”

这小子又一齧金牙笑了，说：“没啥，出門的人……两座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两个人还有到不了一块的嗎？”

他說完冷笑了一陣。我从他的笑声里听出一种狂妄、得意而且奸險的意味，我注視着他那矯健的背影，反复地估計：这家伙准不是个好东西。

我又走了一会儿，远处出現了一幢长长的工棚子。我想这定是五号伐木場了。我看見一个老工人正在工棚外面劈木头。他見我走近，沒有理我，依旧低着头劈木头。

我走到离他两丈多远的地方站下，恭恭敬敬地問：“借光，打听一下，李福順是在这儿的嗎？”

他一听这話，立刻停下工作，抬起头，把我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。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

話，相反，他問起我來了：“你是哪兒來的？找他
有啥事？”

我看他露出不信任的神色，連忙說：“他是
我舅舅，我投奔他來了。”

他一听這話，態度馬上變了，十分親切和藹
地對我說：“啊，他的外甥！好哇，他放樹去了。”

他抬頭望望天色，又說：“快啦，過一會兒就
回來了。來，快進棚里暖和暖和。”

他放下手里的大斧，過來拉起我的手，進了
工棚。

工棚里，兩邊是用木板搭成的長長的統鋪，
當中擺着一個用大鐵桶做成的爐子。這位老工
人讓我坐在木板鋪上。他拿進幾塊剛劈好的木
頭，扔在火爐里，不一會木頭在爐里噼啪直响，
棚子里頓時暖和起來。這時候我心里才覺得有
點熱氣，不過我還很着急，恨不得馬上就能看見
我的“舅舅”才好。

天已經黑下來了，這位老工人點起了火油
燈。他正問我吃沒吃飯，就在這時我聽見棚子
外面傳來了很多人的腳步聲，同時還夾雜着人
們的笑罵聲，看樣子有幾十個人向工棚走來了。

這位老工人對我說：“这不都回來了？”



我的心霍地一跳，心想該怎样和“舅舅”見面呢？

我正想着，二十几个人都挤进来了，在影影綽綽的灯光里，也看不清每个人的面孔。我連忙站起来，剛才那位老工人早就喊起来了：“老李，快过来吧，你外甥来了。”

这时从人群里响起了銅鐘似的聲音：“在哪

儿？这鬼火灯怎么这么黑？”

話音剛落，一个人挤到人群的前边来，从人們的眼神判断，这个人一定是我的“舅舅”了。他扫了我一眼。可沒招呼我。

我懂得在这样的处境下，他不会貿然相認。我仔細一看，他分明是我在照片上見到过的那个人。

我走上前去，对他亲热地喊：“舅舅，我来了。”我在說这話的同时，迅速地把劳工証递給他，并且說：“舅舅，我买卖不干了。我起了証明和舅舅一块儿砍木头。”

“舅舅”看了看劳工証，非常鎮定地叫着我的名字，問道：“你进山，你媽放心嗎？”

我明白这句話的意思。我連忙回答：“我把买卖收拾了，上山来找你，我媽都同意。我媽还說呢，找到你就好了。”

我这么一說，“舅舅”似乎什么都明白了；可是他却装作恼怒的样子，装得很自然。他埋怨地說：“你这小子竟胡鬧！这年头放着买卖不做，到山里来找罪受，这里的活你能干得了嗎？你看看我这手，”他說着把一双粗大的、滿是老茧和裂口的手，伸到我面前。“还象人手嗎？”他又装

作生气的样子。“你再看这五风亭，八面透风，睡不到半夜就把你冻醒……你要来可先来封信商量商量啊！”

我故意装出尴尬的样子，說：“舅舅，你不知道，这年头买卖实在做不下去了。”

我們“爷儿俩”这么一对白，圍着的工人們都对我同情起来。有一个工人說：“李大哥，別发火了，孩子老远奔来了也不容易！留在咱哥儿們跟前还能讓他受委屈嗎！”別人也在一旁劝。

我心里很滿意，我这場戏演得还不错——和眞事差不多。

这时我在灯光下仔細打量我的“舅舅”，看样子他是五十开外的人了，可是渾身硬棒棒的，两只眼睛閃着夺人的光。我看到这样一个人，使我对完成任务又增加了信心和力量。

“舅舅”沉思了一会儿，又說：“好吧，干几天試試再說。老孙，多架点木头，把爐子燒得旺些，好吃飯！”

大伙一看“舅舅”消了气，有几个人就圍着我問长問短，他們还安慰我說：“亲娘舅，說說不打紧。”

我觉得这些人都是那样热情、誠摯，我心里